



庭审现场

资料图片

70 年春秋流转，人世飘零，子女们从史料和日记捡起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记忆，也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人生——

两代人的东京审判

还有几本日记，记录的是 1946 年梅汝璈被委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之后，从上海到东京参与工作的日常。

史料和日记里有另外一个父亲，与印象中的不同。

“另一个”父亲

日记里的梅汝璈是这样形象：他和国际友人谈笑风生，吃西餐，说英语，也时不时回忆起自己当年的留学时光。

梅汝璈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但现在只剩下东京审判期间残缺的几本，其中大部分日记在动荡的岁月里遗失殆尽。

“他在日记里观察日本民众的精神状态，担忧国际形势的变化，担忧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更担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父亲满怀忧国忧民的情绪，常常到了夜里两三点都不能入睡。”梅小璈说。

日记里的父亲还是浪漫的，梅汝璈在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写下：“今天我是和婉如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我现在连她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或许她已经离开了重庆，正在赴沪途中；或许她仍在重庆；或许她到了上海。中国交通这样困难，使我对她发生了无限的怀念，对去年今日的情景发生不断的回忆。我默祝她的健康，我默祝她在扬子江上的旅程清吉！”

日记中的父亲，并非儿时记忆里那么散淡和无欲无求，“他的内心是汹涌澎湃的。”在父亲去世了几十年后，梅小璈这么说。

而向隆万对所收集到的父亲的讲话进行整理翻译，于 2010 年出版书籍《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潜》，书中涉及大量一手资料，在当时的国内罕见。这开启了这位退休数学系教授的东京审判研究生涯。

在历史的回溯中，向隆万对一些疑问也有了答案：向哲潜青少年时期，曾在衣襟上手指血书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与同学相约以国家责任为先，不过早谈婚论嫁。所以，他成家较迟，向隆万比父亲小了 49 岁。

梅小璈说，父辈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人。

父辈的回声

在对父亲并不多的记忆里，有一个父子相处的小故事，梅小璈和姐姐都记得，小时候他们住的平房老旧，屋子内中心部位加了一

个立柱。梅小璈有一次看完小人书《西游记》，说那根立柱是东海龙王的定海神针。第二天醒来，他发现柱子上多了一排小字：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字是梅汝璈写的。

在平淡如常人的生活中，梅小璈和向隆万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父辈舌战法庭的壮怀激烈。

法庭上，曾发生过法官和国旗的位次之争。最初，中国法官排在英美之后，梅汝璈经过与各国法官的唇枪舌剑，甚至不惜以脱去法袍的方式抗议，终于为中国法官争得了合理的座位。中国国旗也自 1840 年以后，第一次在列强参加的国际活动中居于首位。

中国检察官向哲潜则据理力争，终将 1928 年 1 月 1 日，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事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 1937 年提前了 9 年。

当年的审判，苏联代表团 70 多人、美国代表团 100 多人、美籍日籍辩护律师 130 多人。17 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人手奇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殚精竭虑、团结奋战，在东京发回的电报中，他们分别用“在事各员听夕从公，未敢懈怠”和“职责所在，自必全力以赴，决不疏怠”表达决心和意志。

那是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岁月。

最后宣判前，来自 11 个国家的法官对死刑存在不同看法，只能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投票前，梅汝璈法官做了最后陈述：“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我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个人之颜面、生死均为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时隔 70 年，这历史的回响仍然掷地有声。

两代人的汇通

70 年后，作为父辈的高文彬仍在为东京审判倡议：在上海建立东京审判暨战后对日审判纪念馆。发出倡议的还有梅小璈、向隆万等当年东京审判亲历者的后人。

梅小璈说，父辈有一个中国人的情感，但是作为一个法官和检察官，他们在法庭上的一切行为严格遵循了法庭的要求。当年的审判遵循英美法，所有被告先无罪推定；检方必须在检察阶段提供充分的人证和物证，并以事实和法理驳斥辩方的无理证据，法官才能据此在量刑阶段进行判决。

网购无法取代的 岂止是情怀

欧阳

什么样的书店是“网购无法取代”的？日前读到一篇讲述创业者及其实体店故事的文章，有过的情怀又涌了上来。

近些日子以来，笔者身不由己地就会被一些关涉实体店的信息所吸引，看到某市（比如青岛）的“情怀书店”过得还行什么的，瞳孔就会不由自主地放大一阵子，原因当然不只是网购兴盛世道里的实体店店怎么样“坚韧”谋求一席之地的经验，而是自己内心里的书店情怀。

回想起来，在无厘头娱乐尚未流行的日子，书店默默地伴我度过了不少无聊的时光。一些时候，特别是面包会有、矿泉水会有的好光景还没抵达的年月，无馒头和水壶随行也会在书店里闲适地晃荡一整天。电子阅读和网购兴起之后，实体店日渐萧条。记得两年前的读书日，在望京的新华书店，数千平方米的书店中，除了几个幼童，卖书的比翻书的还多，我的心情比书架上冷寂的图书还落寞。

看到读书人的坚持，读到爱书人的执著，舒展的情愫自然滋生。

然而，要与电商谈皮，恐怕仅是像商业实体那样，人文环境优化——比如“咖啡屋”，服务细分——比如“定制服务”，甚至是阅读的规划和引导等，还是难以如意的，当下是有部分特色书店活着，但活得并不美好。另一方面，确有很多纸质书培养起来的读者，还继续保有书店情结，不过真正要做到“网购无法取代”，势必需要着眼于现而今正沉迷于移动阅读的新生代。

乐视电视以及后来的电脑网络横行之后，情形，“危机”从未消失的影院电影依旧繁荣，实体店似乎没有悲观的理由。因之，我们在格调、情怀上做文章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到，实体店真要铺就绵延的道路，还得从阅读本身的意味入手。

不错，读书很多时候可能是个人私密的事项，但同样不可或缺的是，阅读活动需要交流和沟通。说到读者之间的对话，就目前的网络媒介看，基本上处于偏执选择的状态……绝大多数人无脑传播或是沉浸在我认同的“知识”或价值领域，同好的群体总存在，在一维的道路行走，比如那些“修仙”粉，研究了千百万字的网络作品，依旧还是老样子，知识结构 and 逻辑判断毫无长进。而“精英”世界的读书讲堂也是毫无辩论和批判：台上台下弥漫的无不是一个人的认知和感悟，同样起不到提升认知和辨识能力的作用。

作为知识的交流和价值判断的争锋，面对面以及大众争辩的真理发现才是摆脱个人偏执的有效路径。这给书店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可以有读书恳谈，从每个人不同的认知和感悟中，您一定会有新的发现，书店可以是俱乐部——兴许可以像球迷一样获得现场的氛围感觉，如此，重口味、轻世故的人都可以寻获真实的相知、益友，而不是在网络中貌似坦诚、实则虚幻的病态守候。

作为一个不太后现代的路人，在全民阅读的标语边上，我相信真正的读书人总是少数，这些宅在家里的独行者们内心很可能憋着与他人沟通的“欲火”，特别是那些和书、和作者交流之余又不愿意写字的、或者是如我这样自视还不太低的人，到人堆里念叨几句应该还是爽的吧，就算是被别人批判，那也比在虚拟的世界“猥亵”地说三道四要健康不是？或者还消滅了自闭的危险也未可知。

就个人想象而言，我比较向往那种 24 小时的实体“小”书店，人气适中，清静、温馨，同时还弥漫一些委婉的书人书语，有茶、有咖啡、有人……一个人宅家里读书闷了，夜半难以入眠了，披上衣服出门漫步走进书店，加入兴致盎然的队伍，即便不语，也会有怡然自得的模样，这哪里是网店能够给予的。



《竹石图》清·郑板桥

采撷青藏高原上的艺术奇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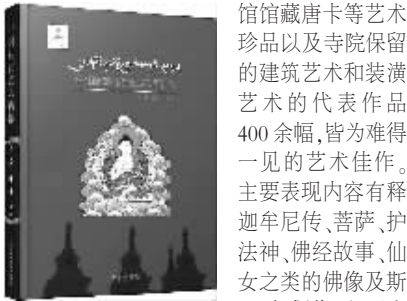
——评《中国热贡艺术精粹》

李郁

“热贡艺术”是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颇具广泛影响的流派，15 世纪发祥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境内隆务河流域。同仁地区在藏语中称为“热贡”，全称“热贡塞玛琼”，意为“梦想成真的金色谷地”。因此这一艺术便统称为“热贡艺术”。同仁县又是青海省唯一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同仁县为核心，覆盖尖扎县、泽库县、河南县等区域，因此被称之为“热贡艺术之乡”。

2016 年 5 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热贡艺术精粹》一书，是目前为止最具权威的全面反映热贡艺术的图书。该书编著者为青海省黄南州热贡艺术博物馆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学者。他们通过总结多年来对于黄南州热贡艺术的考察和实践的成果，搜集梳理并掌握了大量的文字和实物资料，其主创人员多方策划、拣选艺术品，并聘请专业的摄影师精心拍照，而且对每一幅作品的用途、特质等做了注释和鉴赏。该项目 2011 年开始启动，2014 年成功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

《中国热贡艺术精粹》分为 9 章，分别是唐卡、堆绣、泥塑、石刻、法器、金、铜像、壁画、图案、寺院建筑，精选青海省黄南州热贡艺术



画、风俗画和故事画等。展现了藏地文化的博大和藏民族艺术的精妙。其中选取的传世文物唐卡近 20 幅，既体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历史价值，又展现了藏传佛教文化的深厚积累。还有那些精美绝伦的雕塑、图案、金铜像，许多也是拥有数百上千年的传承，给人震撼的同时，使人对于藏传佛教艺术由衷地敬仰。

本书主编之一的赵潜先生 30 多年来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致力于对热贡艺术的研究、保护、修复、整理。他认为，公元 14 世纪前后，藏传佛教开始在同仁地区流传，至 15 世纪，随着萨迦派以及格鲁派黄教的迅猛发展，各地区大兴寺院，遂使大量藏族、土族僧俗投入绘制塑佛像、装饰寺庙的活动中。本书所选录的《佛经故事》之一到之八属于元代，即 13 世

说到画竹，清代画家郑板桥大概算是最著名的画家之一。郑板桥名郑燮，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其诗书画号称“三绝”，由于晚年客居扬州，与金农等人被称为“扬州八怪”。作为“八怪”之一，郑板桥一生只画兰、竹、石，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

郑板桥的科举经历也颇有戏剧性，史称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但也意味着，他的科考道路颇为坎坷——从考中秀才到进士前后用了 20 余年。

事实上，这与郑板桥的治学方法有关。据其自称，“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词文集、传奇薄藻之类，靡不览究。有时说经，亦爱其斑驳陆离，五色绚烂。以文章之法论经，非六经本根也。”明清科举八股取士，恰恰是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根本，一句“平生不治经学”便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感兴趣的史学、诗文，郑板桥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背诵。郑板桥自述，自

己读书颇为刻苦，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且力求做到“由浅入深，由卑及高，由近及远，以赴古人之奥区”。在《板桥自叙》中，他道出了自己的读书秘诀——

“人咸谓板桥读书善记，不知非善记，乃善诵耳。板桥每读一书，必千遍遍。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书有弗记者乎？”

郑板桥经常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在他看来，“无之非读书也”。换言之，他认为自己并非闭门读书，而是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并行。此外，他还指出，读书应该“求精求当”，因为“当则粗者皆精，不当则精者皆粗”。

（朱林）

纪初到 14 世纪末的壁画，其格调匀净平和、人物形象温婉庄重，色彩稳重协调，构图宏阔大气，具有明显的宋元中国佛画的格调，体现了唐宋以来藏区文化与内地汉文化融合互鉴的结果，目前依然珍藏在年都呼寺的古庙里，成为研究元朝寺庙壁画的珍贵文物壁画。这种风格的壁画与此后 17 世纪、18 世纪热贡艺术成熟期所形成的工笔重彩的画风形成明显的对比，然而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个时期大多优秀的绘画作品已不复存在，只能零星地在隆务寺、年都呼寺、吾屯寺院里见到那时期的匠师们留下的气势弘伟的巨幅壁画和技艺精湛的唐卡。

2006 年，热贡艺术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 年，黄南州又被命名为青海省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2009 年，唐卡与堆绣、泥塑等以“热贡艺术”的名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标志着中国热贡艺术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本书图文并茂，是一部兼具艺术性、学术性的学术专著，它所表现的正是传统藏地文化受到的良好保护和优势发展的现实，是弘扬藏族民族文化艺术的具体反映，是一部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的优秀藏文化艺术专著，其社会效应非常之大。



哈利·波特再次回归
天下霸唱开启新篇

苏 墨

《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



约翰·蒂法尼 / 杰克·索恩 / J.K. 罗琳 著
马爱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隔 9 年，哈利·波特带着他的魔法世界回归了。但这一次，创作者不止是 J.K. 罗琳一人。故事也跨越到哈利·波特成年。如今他是一个超负荷工作的魔法部雇员、一个已婚男人、三个学龄孩子的父亲，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与小儿子阿不思之间紧张的父亲关系尤其令他头痛。最近，魔法部查获了一个新的时间转换器，怪事自此接连不断，先是阿不思和好友一起失踪，接着哈利的伤疤又疼了起来……而这一切似乎都指向那阴魂不散的过去……哈利和他的朋友们再一次陷入危机。

《火线感悟：朝鲜战争赢之密》



毛文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一个志愿军老兵跨越生死的战地报告。本书从战士视角，讲述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过程，以自身经历，澄清关于 180 军在朝鲜战争中失利的不实传言。志愿军第 60 军的战斗经历是一部悲壮而又辉煌的英雄篇章。尤其是该军的 180 师孤师殿后、遭敌合围、杀出绝境、打翻身仗的经历和 1953 年夏季反击战中，这个军将 3500 人潜伏于敌人眼皮下一昼夜，神不知鬼不觉的壮举，惊心动魄、令人震撼。

《摸金玦》



天下霸唱 著
新华先锋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这次天下霸唱开启了全新的盗墓旅程。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和胖子、陆军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农垦三师的 17 号农场。眼见寒冬将至，老排长安排三人和通信员尖果留守看护物资，自己带领其他人撤出农场。几人守着农场，却发现仓库里的柴火日益减少。原来是一只狐狸作祟报复，偷偷拉走了柴火。不日，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风雪席卷而至，众人设计想要套住那只狐狸，不料却遭遇从西伯利亚流窜而来的狼群。众人为了逃命，跟着狐狸钻进一个土窟窿，却误打误撞进入了一个隐秘千年的辽国古墓……据悉，这本小说未出版之时，影视改编权已卖出 4000 万元。

《红案白案》



刘一达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只有真正的北京人才会念对红案白案这四个字，这个“案”字必须带着儿化音读，跟“二”同音。《红案白案》是刘一达最新的长篇小说，延续了他一贯的京味小说风格，融悬疑、惊悚、真情、人性各种元素于一体，剖析了都市老宅面临拆迁的房主隐情，揭示现实生活各类人等的变异心态。书中很多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书中提到的“宫廷御膳房的争斗”“鬼屋”“李鸿章杂碎”等章节也都有据可考。此外，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策划并改编录制的同名有声小说也同时亮相。